

作文大赛获奖者

散文精选

新概念

苹果树原创网站编

等著

◎ 郭敬明

张悦然

等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文大赛获奖者

新概念

散文精选



郭敬明

张悦然

等著

苹果树原创网站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散文精选/刘一寒 李萌 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2

ISBN 7-5354-2718-9

I.新…

II.①刘…②李…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067 号

责任编辑:刘青 尹志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千奕传播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1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张悦然 ZHANGYUERAN

起舞，不落幕（序）

004

郭敬明 GUOJINGMING

思想的声音
一梦三四年

028

张悦然 ZHANGYUERAN

这年冬天的家书
红色抒情

035

王震威 WANGZHENWEI

分裂
忽然之间

053

王皓舒 WANGHAOSHU

春天的七个瞬间

057

王晓虹 WANGXIAOHONG

从布拉格到卡夫卡
我眼里的水晶世界



069

邓若虚 DENG RUOXU

太黑了

076

史 诗 SHI SHI

忆
转个弯，活下去

081

白 雪 BAIXUE

时光中的寂静姿态
书中飞翔的寂寞年代

116

冯亚男 FENGYIANAN

下楼梯时关于马的联想
角落

141

刘一寒 LIUYIHAN

我所知道的乡村（系列）

151

刘晶晶 LIUJINGJING

阿门，天堂女巫的微笑
春天被人篡改的未来

157

刘卫东 LIUWEIDONG

接近一种本质
蜀道难

174

李 萌 LIMENG

日落大街
轮回诺言

196

李遥岑 LIYAOCEN

写信在别处
娜娜，我爱你

212

孙 律 SUNLU

车辙在心
蔷薇岛屿

229

张佳作 ZHANGJIAWEI

《红楼梦》是如何写成的
拉奥孔

236

张吟秋 ZHANGYINGQIU

混合理论
烧卖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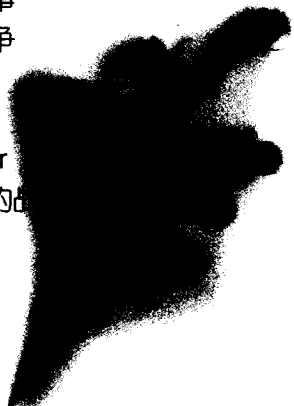
杨昊鸥 YANGHAOOU

那些时候那些事
我和父亲的战争

253

杨 曷 LIYAOCEN

Happy together
谁的感伤，谁的战



261

袁 帅 YUANSHUAI

回头无岸
界

276

钱 好 QIANHAO

只是白色
——澳洲游记
错过的美丽
——读几米《向左走·向右走》

296

赵 鹏 ZHAOPENG

写在夏天

299

麻 宁 MALING

毕业骊歌里的飞扬时光
流年

310

程 婕 CHENGJIE

那时跳舞

324

董文颖 DONGWENYIN

无梦
蝶殇



338

谭少亮 TANSHAOLIANG

蚂蚁和矿泉水的死亡
城市在今晚沉沦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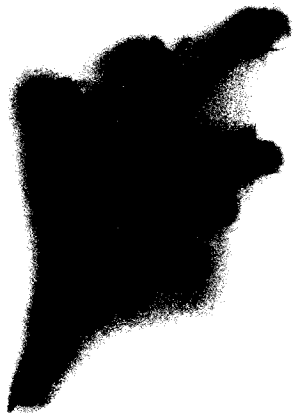
佚名 YIMING

午夜迎风

352

佚名 YIMING

意义与理想连结在一起





起舞，不落幕(序)

张悦然

这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我的眼前的正是现在呈现于你的眼前的这些篇目的文字。我看着它们，恍恍地觉得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名字，都变成了手脚生动的少年。他们正赶赴一个舞台，灯刚刚点亮，打在他们微微湿润的额角，他们像跳出地平线的日出一般，让整个舞台越来越明亮——舞台本是刚刚搭建的拙朴的舞台，渐渐变得越来越华丽。我也走向他们，带着赶赴盛宴的雀跃的心，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生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双亲惟一的孩子，有安宁祥和的童年，接收了丰盛的外来文化，有充足的时间做梦和自省，这是我们。没有一个时代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注重和善于倾诉。我们会友好地把行走着的陌生人叫住，给他们讲述我们的生活。他们赞叹或者同情，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倾诉的过程对于我们，就是一场尽兴的舞蹈。尽管几乎是同一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个舞台，但是大家似乎更加喜欢独舞的表达方式。倾诉便是这旁若无人的独舞：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一种完全自我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写作是从剖析自己，审视自己开始的。街道，城市，密友，乐器



和电影，念念不忘的童年，影影绰绰的爱情，还有孤单而荒凉的独处时刻……一场哭泣，一次没头没尾的约会，一篇始终没有写完的美好情诗……我常常想，我们要怎么样的珍惜和纪念，才能够在青春过后，在很多年之后，再谈及少年时的这种种而不觉遗憾呢。这倾诉应该是最好的纪念，独舞者毫无惧色地走上只属于自己的舞台，在所有的灯光下，在所有的目光里，起舞，步伐只遵循自己的。

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忧伤。这的确是令人费解，我们和战争绝缘，和灾难绝缘，没有国破家亡，没有颠沛流离，我们总是被寄予和关爱着，甚至从来没有人和我们争夺什么。可是我们仍旧喊着，疼痛，压抑，绝望。缺失高扬的生活态度，愿望和信念常常在中途死去，誓言和承诺总是在半路断裂。这也是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携带忧伤上路，因此没有理由它不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对于忧伤的威力我未曾想到，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的舞者出现在炽白的镁灯下，慢慢升起的光照亮了他们身上无处不在的忧伤，——是的，无处不在，在手指，在眉心，在轻柔的鼻息里。原来忧伤是这样的动人和具有撼动力。舞蹈或者还带着初学人的稚拙，但是由于身体整个浸染在一种致密的忧伤中，每个动作都经过了重新诠释，它们加上了舞律之外的美和力度。没有办法权衡，忧伤给我们了什么又拿走了我们什么。或者它抢夺了我们童年那清甜的快乐，可是它也把我们变得深沉平稳，让我们学会倾诉，让我们学会“手写我心”。当这些令人动容的文字呈现在这里，我想，要好好感激那莫名降临于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忧伤。

我们的舞者，他们现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却在同一个舞台上起舞。他们选择的是完全自我的独舞，可是他们的舞步却是一致的。他们常常使我感到亲切，感到有临近的温



暖。我想知道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吗，总是总是在不停不停在想，怎么样的舞蹈，才可以永远地纪念那些我们总是提起不放的过往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迷恋在大舞台上倾情表演的那种淋漓酣畅，却又永远也不想有谢幕的时刻躲在坠下来的帷幕里的黯然神伤呢。





思想的声音

郭敬明

我，一个普通的孩子，身体健康笑容灿烂，热爱生活可惜爱过了头。我总是思考一些不容易有答案而且容易让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问题，其难度不会低于哈姆雷特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痛苦挣扎。

其实我觉得我是将自己美化了，我的这种状态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神经错乱，而且后者明显要贴切很多。

坐在车上我总是很容易就灵魂出窍，因为窗外穿梭不息或激动或冷漠的人群总是给我太多太多关于这个城市的暗示。比如路边高傲的白领女子与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老妪。尽管艺术需要对比和参差的落差美，可是这样的对比让我束手无策。就正如我接受艺术中的夸张和移接，可是我还是会对达利笔下的象群感到恐惧。我总是不明白那么伶仃的细脚如何承受上吨的体重，况且背上还有人类耀武扬威的行动宫殿。越不明白就越恐惧。人类总是害怕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如果有一天人类什么都不怕了，那人类也快玩完了。我不是危言耸听。余光中有本散文集叫《高速的联想》，我想我是低速的联想。没人会对车的速度抱有希望，我也没有，但是我也不失望。我觉得这样的速度比较



适合我神经的运转速度或者说是错乱速度。公车高大的玻璃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看一个精致的橱窗，外面的人和物像是精心编排的设计，一个一个渐次上演。看着他们我总是很难过，这个城市是如此的诡异却又如此的单调，重复的生活让那些匆忙的人陷入一种不易觉察的麻木，没人会思考城市与尘世的区别，偶尔会有学生在语文考卷上区分“城市”与“尘世”的读音。所以我也只好继续重复先哲说过的：生存即苦难，活着即炼狱，我们无处可逃。窗外路边是各种各样的商店以及里面用一般等价物来购买劳动产品的人，街道边是春深似海的香樟以及从枝叶间摇晃下来的阳光，一瞬间我想到辛酸想到忧伤，我觉得自己矫情恶心得像一个文人。

我也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发出各种各样的思考，以至于我不得不将电影重看一遍两遍直到N遍，电影的内容往往模糊而电影带来的感觉却清晰分明犹如切肤。我喜欢看恐怖片可是不害怕好莱坞高科技所幻化出的怪物，不管是虚幻的异形还是真实的恐龙，我想只要恐龙敢到我家的后院喝水我就用加大型猎枪将之射杀。可是我怕贞子，因为她太像人。如果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我会果断而迅速地另外一台电视机爬进去。蒲松龄说人死后会变成鬼，鬼死了会变成鬼的鬼。鬼的鬼非常地怕鬼，就如同鬼非常地怕人。按照如此推算人就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我可以想象一只狮子咬死另外一只狮子，可是我却无法想象一只狮子用辣椒水老虎凳来对付另外一只狮子。可见智慧并不是善良的东西。雅典娜赐给人类的是一把双刃剑而非盾牌，砍伤敌人也割破自己，最后最后大家同归于尽。很多人将《A.I》归于科幻片，少数人将其归为探索人性的艺术片，而我则将它看成恐怖片。电影里疯狂的人以屠杀外型与人类一样的机器人作为生存的乐趣，手段包括肢解，火烧，浇硫酸，而一个机器人却在为得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明
天 的 太
阳 总 会
升 起 ，
而 且 一
定 是 新
的 。



到人类的亲情而倾其一切努力。如此荒唐的倒置叫我作何反应？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不仅存在而且一抓一大把。恐惧已是必然，只是恐惧的程度高低而已。《A.I》的结尾大卫终于还是得到了人类一日的亲情，而他的代价是机器人近乎永恒的生命。“当你学会睡觉的时候就学会了死亡。”大卫最终还是拥着他的妈妈睡着了，表情温暖而甜美。可这样温情的画面却让我难过得胃痛。快乐的猪和痛苦的苏格拉底我历来都是向往前者，并且思考越多越痛苦的道理我也早就明白，可是脆弱丑恶的人性总是让我无可避免地成为痛苦的猪。一痛三四年。

可是在中国，写论文的思想家看不起卖弄技巧的小说家，小说家看不起电影剧本创作人，众人叫嚣：别拿电影说事儿。无论是主流票房大片还是边缘另类作品一律遭到四分之一眼角余光的待遇。似乎渐渐小说都不再玉洁冰清，上海的那几个宝贝为某某卫生间够气派否某某男人够猛烈否穷尽言辞，并且把所谓玉照满世界扔，一同在网上破口大骂如同泼妇，也许就像王泽说的：也许她们约好了，so that大家一起出名。

没有天，没有地，没有酒，没出口。什么都没有，也许这才是世界的本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祖的训诫常常有用。我是个多信仰的人，我知道肯定所有的信徒都会骂我的不专与轻狂，可是只要是能让我释然的信仰我都乐意去接受，哪怕做一个讽刺漫画里戴着十字架拜观音的基督教徒。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也许一切都只是繁华的布景，可能某一天，人们在布景前所有的蠢动都会突然消失，一夜间繁华落尽，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几亿年前猖獗的恐龙也是无声无息地消失掉的，徒剩下庞大静默的骨骼让人唏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朝生暮死放

浪形骸，也许大家只是想在死亡之前与尽可能多的人发生尽可能多的关系，然后一起手拉手义无反顾地奔向死亡。是悲哀还是悲壮？释迦牟尼脸上的表情永远慈悲，可千山万水五行三界却还是逃不过一个“空”。

我觉得好笑，我笑了笑结果脸上是痛苦的表情。我觉得自己无可避免地重新恶心得像一个中国的小文人。就像他们乐意称喜剧为“讽刺剧”或者“含泪的闹剧”，他们认为笑要笑出眼泪笑出痛苦才算笑得深刻，可是这违反人的生理本能。郭小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天性崇拜苦难鄙夷轻浮。他们认为喜剧的目的必须与喜剧形式的出发点相背离那才是对的。”

我不喜欢走路可是我却走了很多路。人类发明以车代步对我而言真是意义重大。我想人类建造的庞大的物质文明的确不断削弱人的精神意志，哪儿舒服就往哪儿靠，理所当然地往死里懒惰。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浮想联翩，街上的车水马龙与光怪陆离，无穷无尽的广告牌，今天的有点甜，明天的27层净化，一切都给我物质上的直击与精神上的暗示。我不只一次地碰见一个低眉善目的修女就跟着她走，忘记自己原来的方向，一直走到这个城市惟一的一所教堂里面。我即不祷告也不聆听，我就站在34排长木椅中间神经错乱。思想上下沉浮生生不息。我看着修女圣洁的脸就只想到圣洁，很少去想当年被抛弃在教堂后门边的小女婴如今已长大成人。很少想可是我还是想过，我觉得自己异常恶毒。古人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是庸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是伪装智者的恶心的庸人，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才是真正的智者。我总是在思考庸人与智者的区别，两者是那么地相像却又那么地疏远。我看见修女圣洁的脸就看到了圣洁，可是我还看到了圣洁背后聚集在一起又弥散开来的历史的烟云。我不知道

但
肯
定
的
，
明
天
的
总
会
升
起
，
一
定
是
新
的



自己算是智者还是庸人，或者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心的伪装者。

以前我总是用一些独特的言行来表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可是我发现没有必要。以前我总是自豪于自己品位的非主流而嘲笑一切主流的东西，可是我却忽略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几年前认识朱哲琴的人少得可怜，可是转眼她的演唱会开到全国疯转，在上海我看到《天唱人间》的海报飘荡在各条大街上，上面朱哲琴化着精致的妆，回想她刚出道时披着氍毹素面朝天唱《阿姐鼓》的样子真是恍若隔世。然而我的另类却不能彻底，我干什么都不能彻底。比如我成绩很好可是却不是顶尖，我无法让自己安守在那个用书本围起来的金字塔里面享受刺人的高处不胜之寒，外面的红尘对我有太多太多的诱惑，我双手抓满的同时双眼仍应接不暇，可是我不讨厌考试因为它证明我的价值。比如以前我想过要让我的文字绽放其价值，可是当我第一次领到稿费的时候我体会到了理想转变为现实时一瞬间的恶心，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实有什么好恶心的。比如我听重金属听死亡摇滚，可是我却有干净明亮的好学生样子，我不会将自己装扮得像一个愤世嫉俗的小朋克，当我戴上耳机的时候别人总是问我是不是在听刘德华，我笑笑说不是我是在听黎明，没人知道高速运转的是一张摇滚CD——连北京都很难找到的《撞昆仑》。我很早就听过伊索寓言中的“一百只鸟有一百零一种落地方式”，可是我直到现在才明白。无论高调低调主流另类，怎么活都是活，欢欢喜喜一百年。你拔下一根头发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别人的要么比它黄要么比它黑，可是没有和它一样的。甚至连“今天的你已不再是昨天的你”，因为生物老师说细胞持续分裂与更新。所以我开始听一些纯商业的流行乐，比如葛莱美比如TOP 20。我收起以前的摇滚



CD如同收起一个不醒的梦。梦人人会做可是能占梦的有几个？占不破就不要做。

说着说着我就很悲壮。我总是在悲壮的情绪里反复游走企图寻找到一条出路，偶尔我会想到王菲眼角用碎钻拼成的眼泪和她梦呓一样的RAP：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这种情况有点像我置身于一口枯井之中四面碰壁，情况更糟一点的时候连井口都会封起来。那不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是上黄泉下也黄泉，彻底的没有出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我总是在等待别人将路走出来，可是等白了头发还在等着。只有轮回继续地转，日升月沉草木枯荣。有些事情沉淀了，但太多的事情却被遗忘，刻意或者无心。我的朋友说：若能不去遗忘，只为纪念，只感温暖，那么我宁愿一生只作一季，一个笑容带走一年。是谁说过：时间仍在，是我们飞逝。

所以悲壮的时候我就昂首挺胸，仰天一笑泪光寒，然后继续像顾湘一样满面笑容地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滚滚红尘翻两翻，天南地北随遇而安。小蓓说哪怕再不和谐的旋律，唱到最后，喑哑也变作了深情。可是那需要怎样的坚持怎样的勇敢和怎样的神经质？佛祖脸上的笑没有轻浮却有嘲讽：世人太执着，镜月看不破。可是怎样才看破，放下十八界是否就身轻如羽化？身上的枷锁与脚下的水牢该如何超脱？李白花间一壶酒可以邀得明月徘徊影凌乱，可是就我而言，明月邀不下来，只有单薄的影子空空荡荡地飘在枝叶间被刺得百孔千疮。

谎言终究是谎言，可我还是不忍将那张薄薄的窗纸捅破。我宁愿自己骗自己。可是这样的生活让我难过得胃痛，痛得肝肠寸断死不足惜。无知者无畏无痛无忧伤，知者早已超脱，只有我这样的半知者活该痛得肝肠寸断死不足惜。

但
肯
定
的
，
明
天
的
总
会
升
起
，
而
且
一
定
是
新
的
。

